

唐代著名的猿猴故事

編者按：唐代文學除了唐詩是眾人所皆知的之外，其實也有其他好看的作品值得大家欣賞。值此猴年之際，本刊特別介紹幾篇唐代著名的猿猴故事，與大家分享，祝福大家馬上封侯，順心如意。

中國古代有不少以猿猴為主角的故事，最著名的就屬明朝吳承恩撰寫的《西遊記》，齊天大聖孫悟空是書中的靈魂人物，他天資聰敏、好動、頑皮、身手矯健；他大鬧天宮、大戰牛魔王、三打白骨精，除妖除魔，是最家喻戶曉的明星。

而比此書再更早的猿猴故事，比如，晉朝干寶撰寫的《搜神後記》卷十一載有母猿憐愛子嗣的動人篇章：

臨川東興，有人入山，得猿子，便將歸。猿母自後逐，至其家。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，以示之。其母便搏頰向人，欲哀乞，直是口不能言耳。

南朝宋劉義慶編撰的《世說新語·黜免》中亦曾記載一則相近的主題，感人至深之表達母愛的故事：母猿之子落人之手，而母猿沿岸追趕哀號，「行百餘里不去」。然而猿猴疼愛子嗣的親情表現，在唐代故事中並不僅限於母猿，如《續江氏傳·歐陽紇》中的公猿，對於自己千歲得子頗感欣慰，在他被人類網綁求脫不得時，仍不忘請求人類高抬貴手，放其子一條生路，可見他疼愛子嗣之情切。此外，《瀟湘錄·楚江漁者》中言：

忽一日，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。其漁者見之，悲號不止，其小猿亦不肯前去，似有愴戀之情。

幻化為漁者的猿猴，當他見到前年失蹤的孩兒失而復得時，「悲號不止」，小猿亦是不肯跟隨人類而去，因此猿猴與子嗣間的親情在此亦展露無遺。而《傳奇·孫恪》篇則是描寫母猿返回山林的不捨情景，當母猿「追嘯者躍樹而去」，將抵出林再回頭「返視」，那一個回頭的動作，不僅代表他對丈夫子嗣的依依不捨，還表示了返回山林的不得已和抱歉之意。

此外，唐代的猿猴故事中也有不同於前述的「憐愛子嗣」的母題，表現「戀棧山林」的主題，如前述所提的〈孫恪〉篇中的母猿猴，她「每遇高山」必「凝睇久之」，她變化為人後，似乎並不適應人類

的生活而鬱鬱不樂，仍存重歸自然之想。因此，在與孫恪共處十餘年後，毅然決然地辭別，化為老猿往深山而去。此故事寫出猿猴變化為人後，卻又礙於動物之性，在人獸間抉擇，終於選擇歸返山野的心理，是故在心理的描劃上特見功力。

在敘述觀點方面——也就是敘述者與他所講述的故事二者間的關係，亦即他觀測事態所持的角度，〈歐陽紇〉文中對於白猿的刻劃，盡是由他人口述或眼觀的方式述說。作者首先借部人的話形容白猿：

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？地有人，善竊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難免，宜謹護之。

其後白猿悄然來臨，讓假寐的守者忽然感到「有物」出現而驚悟。之後透過諸婦人的口描，又讓讀者在心中對此神物留下更深一層的印象：

我等與公之妻，比來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殺人，雖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

稍後諸婦人又說了許多制伏白猿之方，最後，白猿則是經由歐陽紇等人之眼及耳正式登場：

日晡，有物如披練，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飛，徑入洞中。少選，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，白衣曳杖，擁諸婦人而出。見犬驚視，騰身執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飽。婦人競以玉盃進酒，諧笑甚歡，既飲數斗，則扶之而去。又聞嬉笑之音。

文末還有諸婦人對白猿更深入的心理與言行勾勒。由此可見，白猿此一人物的刻劃是一層一層加上去的，讀者對此人物只有越來越深的印象。隨著情節演進，更想一窺廬山真面目之急迫心理。故白猿的形象不是直接從正面寫出的，均是藉由他人的觀感道出。

在描寫形象方面，唐朝的猿猴故事中，《宣室志·楊叟》裡的猿猴幻化為胡僧，姓「袁」，「貌甚老而枯瘠」，並穿「褐毛」縷成的袈裟；而《續玄怪錄·刁俊朝》則寫猿猴化人後戴頂「黃冠」的模樣。另外，《異聞集·王度》中的猿猴自稱「山公」，「貌胡，鬚眉皓而瘦」。〈孫恪〉中的母猿猴化人後「光容鑿物，豔麗驚人」，再如《瀟湘錄·焦封》中的母猿猴化人後，「年約十七八，殊常儀貌」等。

總而言之，唐代的猿猴故事中的猿猴，多表現矯健、智慧、喜好山林的形象，此也影響至後來的章回小說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形象的建立。細細探究，由於中國巴蜀一帶產猿，創作者必是先對此類動物耳熟能詳，習見熟悉，因此才能孕生靈感以及賦予牠綺縠繽紛的想像。⑨